

文選

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章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間

有間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

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憮然有頃乃能言也善曰安猶烏也處處也言何處有此

先生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

子曰夷子憮然為閒也趙岐曰憮然猶悵然也乃克爾

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

克爾舒張面目



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曾  
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為賤也善  
曰論語曰克爾而笑又曰膚受之慙桓子苟有曾而無  
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心不能節之以禮

苟猶誠也言實誠信曾臆之所聞而  
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善曰韓

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節制也

宜其陋今而榮古

矣

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  
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也善曰太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

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惷

苦繆穆

公於宮室

謂孤

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卒晉人亡入西戎相我王  
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司之登三休之

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為謂作之者  
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

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斬繆穆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  
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惷猶朝也

研覈是非近於此惑

如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  
余但西戎孤陋之目耳尚知非秦

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  
事理之是非而返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  
師矣王褒責周姬之末不能厭政政用多僻也木謂

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始於宮鄰卒於金虎

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

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

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

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求之德堅若金議謗之言惡若

也虎嬴氏搏附音翼擇肉西邑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

翼謂著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燕趙齊楚秦

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為國好不復顧於  
禮法也善曰答賓戲曰七雄遽闢史記張釋之曰秦以  
苛察相高尚書楚筑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  
曰弊俗奢麗也楚筑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  
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  
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

CWT173/02

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秦政利紫長

士袷服叢臺之下巨璜曰在邯鄲城內也

距終得擅場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闕難利秦利紫長

文曰擅專也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莫無也若如也言始

侈者以天下之適構阿房傍起甘泉上林苑中作離宮

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

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

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阿房甘泉已見

上結雲閣冠南山結連也雲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

與山齊利覆也終征稅盡人力殫言征稅之賦盡於奢

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善曰鄭玄禮然後收以太半

記注曰征稅也毛萇詩傳曰稅斂也

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

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大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

夷之誅參三也其遇民也若雍氏之芟所遇逢遇也謂滅三族也

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毛詩載芟載柞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曰周

農夫之務去草芟芟蘊崇之杜預曰芟芟積而放火焉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慄慄

切徒煩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躋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

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踳踳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躋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

踳高天躋厚地而已乃畫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

單襄公曰兵在天下慄慄焉國語也毆以就役唯力是視謂

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唯趨毆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

也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也

下之民若擿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有賈書曰  
左氏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有於晉杜預曰以賈書  
喻也國語曰榮公謀父曰商王太甲高祖膺錄受圖  
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

### 高祖膺錄受圖

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膺錄謂當五勝之錄受圖  
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

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  
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曆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膺錄  
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

### 所

推必亡所存必固

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  
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推亡固存邦乃

其掃項軍於垓下紂子嬰於軹

紂塗

掃除地名漢王園項

羽於垓下羽謂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  
嬰追之斬羽東城細柳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

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  
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

### 因秦宮室

據其府庫

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作洛之制  
止為府庫馬器械所居曰庫也

我則未暇

作洛謂造洛邑也我高祖也謂天

是以西

匠營宮目翫阿房

阿房宮名也漢書曰悟齊侯陽城人

名延為少府作

規摹踰溢不度

入不臧

規圖也踰越也溢

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

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

周堂

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觀

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觀視也陋小也康

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為陋然高祖猶已譏其

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

家造我區夏矣

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

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立曰受天命以

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

文又

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

漢書曰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

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為故文

景之際號為升平外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

孝經鉤命決曰明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

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舜勲功也歷經也彌益也銘勒也勒銘於宗廟之器于鐘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舜器銘其功烈以示

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爾雅

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說爽差之過失者也善曰國語曰實有爽德賈逵

曰爽也春秋所諱而為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貳也

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云魯人至今以為美談也

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今公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

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祇適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般辛之瓊室也謂黃帝明堂以

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

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帝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彈百姓之時勢紂作瓊室立王門也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湯謂紂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

善曰湯武革命已見東都賦孔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

乃時也蓋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去龍猶何不自寤

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南

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守位

言四夷皆為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口道謂仁義也以仁綜作不恃隘害仁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湏擇任

位曰何以守也苟民志之不諒何去巖險與襟帶苟誠也諒

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答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

周固反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

所入也二入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武

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

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

外善曰尚書曰白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昔

先王之經邑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掩觀九隩

靡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

營度也九隩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縮短

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

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

北多寒近南多暑近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總

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

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

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察沂，素洛，背河左伊，右瀍。」

沂，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洛師。』」

洛，出上洛山。伊，出陸渾山。瀍，出河南北山。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謂東有旋門，

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九阿，盟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

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為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

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

名通。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伊闕，山名也。轅轅，

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轅轅。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

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轅轅，薛綜曰：『轅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轅轅。』」巨瓚曰：「在維氏東南。」大室作

鎮揭竭

以熊耳

太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嵩為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善

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太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以崇山熊耳山名也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

底柱輟流鐔

徒以大岯

居河中猶柱也然在河東縣東南向

尚書曰導河至於底柱東過大岯韻集曰鐔劍口也言大岯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為鐔

溫液湯泉黑丹石緇

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緇謂黑石

雜色也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玄

厲黑石可用磨也

王鮪岫居能來鼈

鼈三趾

山有穴曰岫也王鮪魚名也居山穴

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曰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

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禮曰春獻鮪鄭玄曰王鮪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

有三足鼈兩雅

宓妃攸館神用挺紀

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

洛邑十年七十七百十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擬紀

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

宓妃神女蓋龍圖授羲龜書界姁王天下龍馬出河

伊洛之水精而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

遂則其文而出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界賜也史記禹姓

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界賜也史記禹姓

氏如召伯相宅下惟洛食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

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

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

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

善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毛詩曰其

繩則直毛萇曰言萇直弘魏舒是廓是極夫也弘周大

不夫繩直之宜也良直弘魏舒是廓是極夫也弘周大

晉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

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國語曰考王十年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左氏經途九軌城隅

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經途九軌城隅

九雉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

九雉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

隅之制九雉鄭玄云雉度洛堂以筵度室以几明

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為雉度也筵度室以几明

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京邑翼翼四方

所視方觀翼翼然也善曰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

途發巨猾間去豐且竊弄神器巨王莽也巨君也猾

絕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

篡竊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漢

書注曰神器天子璽也歷載三六偷安天位年載年也三六十八

十八公干也天位帝位也于時蒸民罔敢或貳于於也蒸

善曰尚書曰曰天位艱哉也于時蒸民罔敢或貳于於也蒸

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於莽者粒其取威也重矣威

毛詩曰于時言言尚書蒸民乃粒其取威也重矣威

也重猶多也謂為天下所畏己者多矣善我世祖忿

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我世祖忿

之世祖光武也念患疾乃龍飛白水鳳翔參所墟謂南

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為更始大司馬討王

郎於河北北為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也授與也鉞斧鉞

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

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額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

橈槍旬始羣凶靡餘橈槍星名也謂王莽在位如暖

爾雅曰彗星為橈槍也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區宇

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無有遺餘也區字又

寧思和求中思求陰陽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又安

覽都茲洛宮尚書曰睿作聖明通見此洛陽宮也善曰

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曰止曰時昭

明有融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曰止曰時